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日知錄

(七)

顧炎武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 知 錄
(七)
顧炎武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知錄集釋

卷十九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錢氏曰：處患難者。勿爲怨天尤人之言。處貴顯者。勿爲矜己傲物之言。論學術。勿爲非聖悖道之言。評人物。勿爲黨同醜正之言。

先生與友人書曰：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爲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避也。

文不貴多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卽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楊氏曰：今之文集。與今之時藝。若不拉雜摧燒。將伊于何底。

西京尙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揚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皐賦百二十篇。而于枚皐傳云皐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其文馥馥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尙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沈氏曰〕敎文格論于此下有北海王璠〔彭班固〕朱穆〔班固〕胡廣〔應奉〕應劭〔崔駰〕崔瑗〔崔實〕崔烈〔楊修〕劉陶〔張衡〕馬融〔蔡邕〕荀爽〔荀悅〕李固〔延篤〕盧植〔皇甫規〕張奐〔孔融〕杜篤〔王隆〕夏恭〔夏牙〕傅毅〔黃香〕劉毅〔李尤〕李勝〔蘇順〕曹衆〔曹朔〕劉珍〔葛襲〕王逸〔崔琦〕邊韶〔班昭〕共凡一百一十字。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陶駱崔烈曹衆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於鄭玄傳云玄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原注〕桓譚新論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原注〕陸游詩文辭博士書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於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於六經。而文衰矣。〔原注〕如惠施五車。其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楊氏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必皆其自作。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爲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趙氏曰。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金華秋中。唐孔子正言等講疏二百餘卷。吉凶軍實嘉禮五禮一千餘卷。贊序詔誥等文一百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補關子各十卷。老子疏四卷。十卷。周易講義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十卷。玉輅金樓子補關子各十卷。老子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同姓名錄一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晉葛稚川著書六百餘卷。宋樂史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廣孝傳五十卷。魏仙傳一百二十五卷。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十卷。李太白別集十卷。神仙宮殿寓宅記十卷。廣孝傳記二十卷。諸仙傳一百二十五卷。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十卷。李太白別集十卷。神仙宮殿寓宅記十卷。廣孝傳上華夷圖一卷。又編已作爲仙洞集百卷。周必大著書八十一種。又有平園集二百卷。李心傳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篇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運錄一卷。詩文一百卷。李廉作長編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尙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馬氏本支宋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相年表。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支宋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相年表。合爲四十一卷。王應麟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披垣類稿二十二卷。詩學紀聞二十卷。題苑四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最富者也。

著書之難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

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尙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方東樹曰。按如溫公書。孫之翰作唐史要論。其用力精勤。篇志如彼。可以砭著書欲速之膏肓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直言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卽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齋。玄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盤屋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與人之誦者矣。

詩之爲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橘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爲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愎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荀臈人行。賜名大國。號與秦。憤莫近前。丞相噴。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爲一時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人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鐵。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闕。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

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之天下。詔下尙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天下寺觀。敕上郡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人。大秦穆護祇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而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爲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舒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軍繼光復修之蘄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燿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

原注周憲王諱有燿所著有誠齋集憲王雖有此命及薨妃妾氏竟自經以殉諡貞烈以一品禮葬之

蓋上御極之初卽有感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先生與人書曰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又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爲不可闕哉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舊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雲

所謂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原注〕所記劉文靖〔原注〕告吉士之言，空同〔原注〕夢陽〔原注〕大以爲不平矣。〔原注〕見〔原注〕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楊氏曰〕永叔長文章，而〔原注〕政事君謨長政事，故不言政事而文章，一以掩其所長，一以厲其所短，古人之意，非淺薄後生所識也。

先生與友人書曰：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讀此一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

巧言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爲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弑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

奢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篡弑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勗之九錫

原注世說

實潘元茂作魏公冊命人謂與訓誥同風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爲之魁巧言者爲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壬而

與驪兜有苗同爲一類甚哉其可畏也

原注穆王作閼命曰無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

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

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

原注記者於論語之首而列有子曾子之言所以補夫子平日所未及其間次序亦不爲無意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爲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

時扶風馬融爲冀章草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闕茸者代爲題尺又

言高駢上書肆爲醜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宋史言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

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嗚呼何代無文人有國者不可

不深惟華實之辨也

楊氏曰希草貶子瞻制舉擲筆而起曰今日壞卻名節矣

文辭欺人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爲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

爲林泉之侶

楊氏曰廣嘗事桓靈實不可與淵明比

既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

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觖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與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

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襲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爲苛矣。王維爲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于普施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儼號。楊氏曰。唐僖宗光啓二年。出奔。朱玫立。義王。逼李拯爲翰林學士。拯旣汙僞署。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百揆無敘。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爲詩曰。紫宸朝罷綬鷄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爲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爲忠憤之論。與夫名汙僞籍而自託乃心。比於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卽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旣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餗。

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與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

典謨爰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錢氏曰。釋子之詞家之語錄。始于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姚荊部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倍。子戒之。况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遠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體失其真。猶有取爾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

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筭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

文人摹倣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原注〕葉水心言。慶歷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細唐人之學。謂之江西宗派。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臧。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元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如楊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日拙者矣。〔原注〕世說。王隱論楊雄太玄。雖妙。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

曲禮之訓。毋勦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於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原注如絳守居園池記。以東西二字平常。作書而改爲甲辛。殆類吳人之呼庚癸者矣。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原注

胡攢宗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分注於賊七之下。曰。姓劉氏。舉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學爲秦漢文者。皆賊七之類也。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原注容齋隨筆論衛青傳封三校尉

語。史記勝漢書。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錢氏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簡之使處。正不獨此。勝漢書。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亦非通論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壓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壓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

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囑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楊氏曰天凡意見最害事子京立意尚簡遂有不當簡而簡者要之新唐

書體例自佳

黃氏曰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尙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

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蓋用柳蚪之語楊氏曰宋史又太繁一帝之紀乃至九卷豈復成義例乎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